

互廠文藝習作叢書

海河散歌

王昌定作



田零繪

上海晨光出版公司

歌 散 四 海

作 定 昌 王

司 公 版 出 光 展 海 上

號 六 四 二 廈 大 登 欄 漢 路 州 福

目次

關錢·····	一
親事·····	九
渡河·····	一七
笑·····	一九
暴風雨·····	二三
「二毛」·····	二六
淚水·····	三〇
小妹妹·····	三五
海河水·····	三九
會費·····	四四
像片·····	四九

劉頭·····	五二
紅鼻子老馬·····	五七
小賣·····	六一
自來水筆·····	六五
街道上·····	七〇
生活的痕跡·····	七四
後記·····	九一

關錢

張寶祥有兩個兒子，一個叫張大桂，一個叫張二桂，爺兒三都在紡織廠裏作工，每天一道上班，一道下班，就差個不在一部份，爹是原動部的工頭，大兒子在紗廠保全，二兒子在修理場。

這家一共九口，爺兒三，婆婆，兩個媳婦，大兒子跟前一兒一女，二兒子跟前一個男孩。解放以來，日子過得倒也滿順氣，逢到關錢，爺兒三把工資清單現款當衆點交，然後再來個統一分配。譬如說大兒子的小閨女需要一雙襪子啦，二媳婦的孩子需要一頂帽子啦，婆婆害白眼，需要一瓶眼藥啦，誰家過喜事，需要送一份禮啦，只要錢花的正當，大夥沒意見，經過老爹批准，各人就可以把自己需要的錢數領出來。剩下的錢呢？就由老爹負責，統統買成日用必需品存放在家裏。

廠裏是半月一關錢，八月初，張二桂關了五萬塊錢，少說也得是修理工友娶媳婦，隨份子了；九月初，物價漲了一點，張二桂關的是六萬，少交四千，又說是誰家死人，隨份子了。這事別人也都木在意，獨獨大桂媳婦心裏有些奇怪，嘴裏可沒言語。有一天，別人給

二桂的小喜兒一塊糖，小喜兒跳着蹦着回來，他大娘一眼瞧見就問：『小喜兒，誰給你買的糖呀？』小喜兒怕大娘罵他吃零嘴，不是好孩子，就一溜煙的跑了。這大娘心裏更犯疑，晚上睡覺的時候，就在大桂的耳朵旁邊窺窺：『小喜兒那來的錢買糖吃啊？我看一定是他爹藏私，上月關錢少交三千，這月又少交四千，你呀，你就是個大傻瓜！』大桂憑怎麼說也不相信他弟弟是那號人，從小長這麼大，他看的清清楚楚的，於是就操了媳婦兩句媽，後來一想罵人不對，就跟媳婦說：『你別在那瞎鷄巴想了，乖乖睡你的覺吧！』他媳婦氣嘟嘟的不說什麼了。

大桂可也並沒睡着，媳婦的話勾起他想一些問題，他想的倒不是這七千塊錢，只是他覺得有些奇怪，為什麼這些日子弟弟時常回來很晚呢？別是在外邊胡鬧吧？有一次，他親眼看見弟弟跟一個女工談得很親密，說話的聲音也跟往常不一樣，很低，後來問二桂，二桂只含糊的告訴他：『沒什麼事，隨便閒聊聊。』大桂也就算了。今天經他媳婦一提醒，他又想起這件事，覺得也許二桂在隱瞞他，他很傷心，哥兒倆從小在一起長大，無話不談，為什麼現在弟弟不相信他呢？……

第二天在廠裏，大桂湊巧遇見修理場的老王，就問：『老王，這兩個月你們那裏誰娶媳婦啦？誰家過喪事啦？』老王楞一楞神，說：『你這才叫胡亂呢！誰告訴你的？』說着說着就走遠了。大桂又是惱又是氣，恨的是二桂不該騙家裏，尤其是不該騙自己；氣的是二桂準保是在外邊胡鬧，沒臉說出來。他心想：『解放以後，人家都真心學好，偏他還在外偷偷摸摸的不知鬧些什

麼鬼把戲，這樣下去非把他給毀了不可！』抽了一個空，跑到原動部去告訴爹，爹還怕不實，又到修理場去暗地找個熟人問了一遭，證明大桂的話是真的！

張寶祥再也沒想到兒子會騙他，這二桂從來就沒有玩過這一手，偏偏這一次，……又牽扯到個女人身上！老爹心裏實在着惱，就跟大桂商議了一下，讓婆婆告訴二媳婦，再由二媳婦拿話消一消二桂。

二桂媳婦一聽說丈夫跟個野女人說私心話，這醋勁可真不小，恰好那天二桂回來的又特別晚，剛進屋子，屁股還沒挨在凳上，媳婦就打着孩子說：『野吧，讓你野！等你長大了讓你自由去！』二桂覺得媳婦很不應該，就說：『一個小孩家，有什麼不對應好好教育他，打孩子罵孩子都是舊思想，舊腦筋！』媳婦一聽，更是火上澆油，索性說：『好吧，讓他跟你學，你是新思想，新腦筋！』弄的二桂也不知道是那葫蘆藥，問：『你這是什麼意思？』二桂媳婦把臉一扭，嘴一撇：『我不知道！誰心裏有病誰自己曉得。』二桂更糊塗了，捺住性子說：『小喜兒他娘，有什麼話你只管直說，半吞半吐是跟誰鬧氣呀？』媳婦斜了他一眼：『我才不鬧氣呢，我要有氣早跟人家離婚了。』二桂還打算採用耐心說服的办法，把事情弄明白，沒想到越說服越糟糕，結果兩人就吵起來了。這二桂在過去也是牛脾氣，三天兩頭跟人家打架，這幾個月不知吃了什麼藥，脾氣好多了，沒事常跟家裏人唸叨唸叨什麼工人階級啦，生產節約啦，學習啦，說的頭頭是

道，可這一次居然也動了火，把拳頭舉的高高的，媳婦更是一肚子冤屈，把身子挺上去，哭着說：『給你打吧，給你打吧，把我打死你再討個心滿意足的！』二桂恨媳婦太不懂事，可又覺得話裏有因，忙把拳頭縮回去，正待追問，沒想到驚動老爹，老娘，哥哥，嫂孃，姪兒，姪女全都過來了。

張寶祥看見二桂要打媳婦氣就不從一處生，用手指着二桂說：『好，你在外邊胡作非爲，回家來還拿個娘們出氣！』二桂真冤的了不得，就問大桂：『哥哥，這到底是怎麼鬧的！』大桂看事情已經鬧開了，不如索性端出來：『你自己作的事還用問我？我問你：那天你跟個娘們喃喃咕咕，說些什麼？你坦白坦白！』二桂心裏笑了，只是不敢當着爹說明，就咬唇起來：『哥哥，你這腦袋瓜子真封建，跟個女工說兩句話也值當大驚小怪！』二桂媳婦那裏聽得這話，噙死黃天的哭起來，嫂孃也勸不住。

二桂的娘拉着二桂，說：『二桂子，你可得學好啊！在外邊胡鬧可是對不起你爹，也對不起你娘啊！你說：你上月用三千，這月用四千，都是給誰送禮啦？』二桂心裏只嘆通，想着這回可糟糕！索性再硬着頭皮說瞎話：『你們都不認識，是……』說着說着就胡謔出一個張三李四來，滿心盼望鬧過這一關，沒想到——『放屁！』爹在那裏大叫一聲：『說人話不作人事，你當我們全是瞎子聾子！快說，你在外邊搞什麼鬼？那娘們是誰？再不說實話，我就不認你是我的兒』

子！」

十幾隻眼睛盯住二桂，二桂素常也知道爹的性子：輕易不發脾氣，發起來可就不得了。看這神氣，二桂急的只扶帽子，心想這回可完蛋啦！咬咬牙：說吧！

原來二桂在兩個月前頭參加了共產黨，不敢跟家裏人明說。他記得：從他十一二歲的時候起，十四五年了，爹總是不斷交待他們：『你們誰也不許加入什麼幫派呀！都是一羣王八旦，咱憑技術混飯吃，可要落個清白！』有的時候就表示得更堅決：『誰參加幫派，我把誰攆出去！』這些話在二桂腦子裏印象很深，因此，他加入共產黨，就連無話不談的親哥哥也沒敢告訴，怕走了風聲，遇到交黨費，就只好瞎扯一氣，終歸還是露了馬脚！事情既然鬧到這樣，硬着頭皮，只好說吧！被大桂碰見的那個女工，就是他的黨小組長。

二桂一口氣把內裏情由說完，眼睛也不敢看爹，等着爹罵他，趕他，心一橫：『認啦！』誰知道完全不像他想像的，屋子裏反而靜得要命，連老婆的哭聲也沒有了，大桂走過去，緊緊握住他的手，說：『弟弟，我鬧錯啦！』爹一個人站在那裏像在想什麼，最後一句話也沒說就走出去了。

二桂自己也摸不清是吉是凶，可這一夜過得分外安靜，連小孩子也沒有哭，沒有鬧，只在臨睡的時候，媳婦輕輕的埋怨他一句：『有話偏要悶在肚子裏，你爲啥不早說呀！』

第二天清早，爺兒三一道上工，走在路上，張寶祥問二桂：『你是怎麼入的？』二桂一五一十向爹報告了一番，爹也沒再說什麼。

晚上下工，大桂一個人跑到修理場，偷偷地拉住二桂問：『入黨要什麼條件呢？』二桂就反問他：『你也想入嗎？』大桂沒言語，兩人回家時走在路上，大桂一把拉住二桂的胳膊，拍拍自己胸脯說：『老二，你看我行嗎？』二桂用眼看了看他：『哥哥我對你就有一點意見，你學習可不怎麼積極的，你得克服這個缺點。——怎麼，你不怕爸爸罵嗎？』大桂笑了笑說：『你這人真是死眼珠子，昨兒的場面你還看不出？爸爸的心氣不比以前了。』經大桂一提，二桂馬上覺得爹的心氣是跟過去不一樣了，幾個月裏頭也很少發過脾氣，從前那能這樣？——動不動就得把他們弟兄倆臭罵一頓。

這老爹，耍了大半輩子手藝，不媚上，不欺下，在舊社會裏，上邊的人都不喜歡他，可也奈何不了他，人家有技術！剛解放，老爹還是舊思想：『哼，說的好聽，咱瞧着吧！』怕孩子們年輕受騙，千囑咐萬囑咐：『咱可要守住咱的清白！』有一次，工作組長犯了官僚主義，當衆發脾氣，他回來就跟大桂二桂說：『嘴甜如蜜，可千萬信不得！怎麼樣？現在露了原形了吧？』可他沒想到一個禮拜以後，工作組長就當着大夥自我批評了一番，張寶祥當時感動得幾乎掉下淚來，活了五十多年，還真沒有見過這個！暗罵自己糊塗，不該看見一個缺點，就把人家的好處一筆勾

鏡了。從此以後，再也沒發過什麼牢騷，但也從來沒說過共產黨好。這人就這麼股怪勁：好，心眼裏佩服；壞，就非罵大街不可！

那晚上聽說二桂加入共產黨，張寶祥沒言語，心裏却在納悶：『二桂加入共產黨爲什麼不敢告訴我呢？』他一捉摸：『這孩子準是把我當成個頑固分子啦！』想來想去是自己不對，鬧得現在彷彿老少兩代還隔着一層板！知道解釋也沒什麼好處，索性二話不說，走着瞧吧！

不幾天，他從別人手裏借來了一個共產黨員課本，有些字認不下來，他也不願意問大桂二桂，每天晚上，把正在小學四年級唸書的大孫子拉去陪他學習，有生字，就讓小學生教他，漸漸明白了，回到原動部，休息時間也能給人講說講說，工友們都背地咕嚕：『咱們張頭腦瓜子可是大改變啦！』他聽見了心裏癢酥酥的。

十月二號，天津市各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遊行，大桂跟二桂估計爹不準去，沒想到張寶祥不但去了，而且自己還糊了一個大燈籠提着，隨大隊跑了半夜。回來以後，大桂弟兄倆合計合計，就跟爹說：『爸爸，你爲什麼不要求入黨呢？』張寶祥沉默了一會說：『咱那兒就够條件啦！』二桂給他解釋了半天。

五號關錢的日子，張寶祥回來的特別晚，連大桂二桂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大約八九點鐘，老爹才氣喘喘的回來，笑嗟嗟的，手裏拿着一捲紙。

爺兒三照例點交工錢，張寶祥等兒子們把錢交清，這才把紙捲打開，原來是一張毛主席像，他把它恭恭敬敬端端正正的釘在牆壁上說：『沒有毛主席，咱他媽的現在還不跟個驢樣，曳着磨盤轉，沒個靈頭！咱要再拿往常的死腦筋看共產黨，摸摸心，說的過去嗎？』

一面數錢，張寶祥一面作了總結：『如今世道，黑白要分清，理認對了，咱就幹！除了共產黨，誰那麼關心咱？吃了櫻桃可不能忘了樹！以前是我糊塗……』他把八千塊錢交給二桂：『你把這錢替我收着，我也不管什麼時候批准我，從這月起，我得先把黨費存起來！』

親事

一個大雜院裏，緊南頭的一間屋子，住着娘兒倆。這家姓袁，娘寡居六七年了，兒子金海在紡織廠裏織布，還有一個閨女玉珍，早在三年以前嫁出去了。

爹斷了氣，娘一把鼻子一把淚，把十三歲的金海送進紡織廠裏當養成工，那還是日本鬼子的時候，工廠好比監牢獄，挨打受氣吃不飽就甯提了，一個月裏頭親人們也難得見上一面。那會兒，別工人都偷布偷紗，娘拉着玉珍，交待金海：「你可別偷啊，鬼子心腸狠，娘就只有你們這兩塊肉啊！」熬死熬活盼來了「八一五」，工人們都笑逐顏開，說是這回可勝利了，金海也跟着瞎嚷嚷，那知道鬼子剛從後門出去，前門就進來一羣小舅子，小姨子，還幫人整天肥吃海喝，東搖西幌，上面糊頂棚，下面欺負工人，牛馬還是牛馬，笑臉變成苦臉，金海的心也涼了。實凍臘月天，家裏上頓不接下頓，娘沒法子，把閨女許給個賣人填房，前房還撇下了幾個孩子，娘說：「咱窮人家，有吃有穿就是福，去吧！……」

天津市解放，窮人這才真正翻了身，金海心眼裏多高興啊！五月裏，工廠開始建團，好多個

青年工人都加入了，金海心裏也怪癢癢，就問：「什麼樣人才加入青年團呀？」人家告訴他：要生產幫頭，學習積極，團結羣衆，金海量一量自己，就回去徵求娘的意見，娘說：「我也不懂什麼叫青年團，只要你看著好，你就入吧，可不許胡鬧！」金海也答應了。

有一天，娘在院裏跟人閒聊天，偶然談起金海加入青年團的事，一個從鄉下搬進城不久的黃臉胖子「唉呀」了一聲說：「老太太，你怎的這麼糊塗啊！入了人家就歸人家管了，人家說一聲調走就調走，撇下你個苦老婆子怎麼辦？」說到這兒，他有聲有色的舉出一些鄉下的例子：誰家孩子，入團才三天，就當兵去了；誰家孩子，頭天入團，第二天就調到關外去，娘哭着喊着也沒用。……把金海的娘吓唬住了，心裏七上八下！湊巧晚上金海回來就對娘說：「我們團裏好些人都到團校學習去了，多好啊！」娘問：「你也想去嗎？」金海很爽快的回答：「我爲什麼不想去呀！」娘再也不說什麼了，金海還興高采烈的告訴娘，什麼生產模範啦，勞動英雄啦，娘一句也沒聽進去。

躺在床上，娘半夜睡不着覺，東想想西想想，自己也沒了主意，要說讓金海退團吧，是自己答應了他的；不管吧，可萬一走了怎麼辦？忽然，娘想起金海年紀也不小了，不如趁早給他訂個親吧，這樣，一則了却自己一樁心願，二則有了拌腳繩，金海的身子就動不了啦。第二天，娘跟金海說：「你今年也滿二十了，我給你訂個親吧！」金海感覺非常突然，就問娘：「爲什麼現在

要訂親呢？」娘說：「我這一輩子，也就只有這一宗大事了，給你娶個媳婦，我死了也閉眼！」接着又說：「娶媳婦還是鄉下姑娘好，老實，沒有花言巧語，咱窮戶人家還圖什麼，不就圖個燒飯作活洗洗補補抱孩子嗎？」金海沒言語，娘又說：「金海呀，我守着你六七年，盼星星盼月亮把你巴撐大了，你可不要傷娘的心！」金海低着頭一句話也沒說，就上工了。娘當天就在院裏跟人談起訂親的事，黃臉胖子分外積極：「嗨，老太太，我給你當個媒人吧，我說這家閨女長的好，針線活沒有不會的，手可巧啦，脾氣也好。人家裏從前有五十畝地——」娘忙說：「那可不行啊，咱是個窮戶！」胖子笑着說：「她家現在的地也讓分了；人家不圖金，不圖銀，就圖個人。」三說兩說把金海他娘的心給說活了，晚上就跟金海叨叨。

金海心裏本來就盤扭，又聽說是黃臉胖子提親，給說個地主的女兒，更不樂意。可他從來也沒跟娘打過聲，他可憐娘辛辛苦苦一輩子全是爲他！因此，他一句話也不說，一個人在那裏發悶，他想起姐姐的事，姐姐嫁出去三年多，他只到姐夫家去過三次，這三次都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，永遠也不會忘記。第一次去，看見姐夫正在打姐姐，姐姐哭着；第二次去，是姐姐的婆婆在那裏罵街：「看孩子凍成什麼樣子，棉鞋還沒做好，光知道好吃懶做，不是自己的孩子不心疼，哼，後娘沒有一個好東西！」可是他看見姐姐自己穿的是單褲；第三次去碰見姐姐一個人躲在屋裏哭，金海問她爲什麼哭，她連忙擦擦眼：「誰哭了？眼讓砂子迷住啦！」從此，他再沒肯去

過姐夫家。……金海想着想着，娘看他說話，以為心裏答應了，嘴裏不好說，也就不再問下去。

平時，這金海是看車的能手，織起布來頂呱呱，老愛用手撫摸自己織出來的布，心裏想着：「我這布會不會穿在一個戰士身上？」這樣他越織越高興，手扶着閘把就唱起來了。這幾天因為有心事，也真怪！動不動就卡梭停車。逢到回家，娘又在耳朵旁邊咕噥，自己也不知道該怎樣才好，眼看織的布由五十碼降到四十九碼、四十八碼，金海心裏也着急。團小組開會，大夥說：「袁金海這幾天生產可不老積極的，得檢討檢討！」金海想跟大夥說說心事吧，又怕人笑話，結果檢討了半天，也沒檢討出個什麼道理來，大夥說他不坦白，他急哭了。

團支書把金海找去問：「你為什麼鬧情緒？」金海紅着臉回答：「沒鬧情緒呀！」團支書笑了笑：「不能吧？」金海使了老大勁才鼓起勇氣說：「是家裏的事，跟咱們團裏不相干。」團支書勸他：家裏的事也儘管談談，團裏可以幫助解決，金海這才結結巴巴把心裏的話說了一遍，團支書說：「回去告訴你娘：現在不比往前了，婚姻應該自主，父母代訂，是不合理的。」又鼓勵他幾句。

金海心裏有了譜，回去就對娘說：「娘，咱先不訂吧，我還小呢！」「二十歲，還小！」娘笑着說：「成了家，抱個孫子，我躺進棺材裏也笑開了口！」說着拿出一張像片：「你看，這是

人家剛送來的，這閨女長的多好！」金海堅持着不看，憑怎麼說也是白費，娘急了，就問：「你自己心裏是不是有人？要有，說出來咱娘兒倆議商議商。」金海堅決說沒有，吃了半塊餅，就躺在床上了。

娘沒法子，黃臉胖子見面就催着作訂，想想，不如把閨女接來勸說勸說金海吧，金海是最聽他姐姐的話。

禮拜天，玉珍回娘家，娘照例問：「日子過的好不好？」玉珍說：「好！」「沒什麼氣生吧？」玉珍說：「沒有！」娘聽了很高興，那曉得閨女眼淚往肚子裏落！娘把這樁親事跟閨女原本本說一遍，讓玉珍勸金海應下，玉珍也只好答應了，心裏却有說不出的難過。

金海跑出去一上午，直等到下午一兩點鐘才回來，娘把飯預備好，就出去串門子去了。金海見了姐姐很高興，就跟姐姐說長說短，玉珍說：「我等你老半天了。」金海睜着兩隻大眼睛：「有什麼事？」玉珍看着金海優裏優氣的樣子，真心疼，就說：「弟弟，你現在也成大人了，真想不到咱家能有今天這樣！」金海噙了一聲，玉珍逼緊一句：「你知道娘要給你說親事嗎？」金海點點頭；玉珍說：「答應了吧！」金海搖搖頭。玉珍說：「爲什麼？」金海毫不思索的回答：「第一、婚姻應該自主，我現在還不想娶媳婦；第二、咱是工人，地主的閨女咱受不了！」玉珍又問：「弟弟，你心裏到底是個什麼算計？」金海說：「我現在只想織布。」玉珍沒辦法，只好